



10111

明臣奏議卷之六

綿州 孫桐生

受業 林懋森

刑部唐 樞 歸安

論李福達獄疏 嘉靖

國朝正史 卷之六 孫桐生 林懋森 仲升甫 校刊 印

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聖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譏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珣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韓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為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二是其族識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尙節王宗美是鄆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卽福達卽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况福達蹤跡謫密點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捕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

李珣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遂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眞戶內原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福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眞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况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眾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旣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旣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因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二

山曰七

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戚廣讐也則高尙節屈孔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

議李鑑獄疏 嘉靖

大理杜鸞成備
評事

書以惡卿故爲鑑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書
偶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壓羣僚壞亂政體莫此爲甚往者
李鑑之獄陛下徇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鸞獄爲常請託無
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劾亦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
殺鑑以仇臣劾亦曰欲殺寅以仇臣簧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
尊親之盛典爲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
朝福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三

一月廿

璵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璵狠愎自用執拗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萼受尙書王瓊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璵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襲伯爵萼所厚醫官李萇鶴假托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隣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萇家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旣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玉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六年

四

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尙朴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張啟假歷律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萇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禮部尙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尙書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諭德彭澤夤緣改秩躡玷清華皆陰厚於璵而陽附於萇者也璵等威權旣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兇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社稷患

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盛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璠桂萼致仕尋以璠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藉藉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眾論任獨見而不以爲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爲公耳今陛下以璠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唯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八年

五

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屬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璠等福也

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宏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八年

六

川文

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

言時務疏 嘉靖九年

兵部 趙時春 平涼

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徂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高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做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勵廉恥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略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沛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醜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託經懺勾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九年

七

諫祈嗣疏

嘉靖十年

御史石 金黃梅

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
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於中
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
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
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旣久物故已多
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十年

八

1101

論用人不當疏

嘉靖十一年

編修楊

名遂

吏部諸曹之首尙書百官之表而汪鋌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寶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而吏部不爲題覆臣所謂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眞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令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十一年

九

孚敬剛惡兇險媚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
贅獻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讐靡所不至
昨歲僞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倨傲偃蹇入山讀
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尙書別用非入閣而
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遣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
威福不大壞國事不止若鋹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
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
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鋹以腹心而鋹逞奸務私乃至此極
且都察院爲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
史銜命而出效其鏗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
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鋹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二彗不去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十一年

一

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

請代父死疏 嘉靖十一年

馮行可 華亭

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
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
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
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
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
頸以俟白刃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十一年

十一

一日

一杜詔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敕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爲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十三年

三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爲動心也頃創造神御閣啟祥官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紬舉贏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

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極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賂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頽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甯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檢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八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千員又遣官遠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年

三

106

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賤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况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尙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數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眾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外方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有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官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

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
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
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
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
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
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
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
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
施行宗社幸甚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年

一四

小日川

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慤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望宏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年

五

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含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盪先朝露使誣臣飲恨直土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

天下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年

六

山川

人臣以盡心報國家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與尙書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尙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銀之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肯公營私弄播威福市恩酌怨夫輔臣眞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焰凌轅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鴻恣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且直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三年

七

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有檇杭驪兜誰復言之

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貪婪之性疾入膏盲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尙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三年

七

下

月無虛日致道途騷入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尙書夏邦謨諂諛贖貨請均罷斥以謝天

武廟盤遊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聖明在上邊防宜固而反大壞者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瓚爲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蔭屢加有罪而祿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竝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曼衍靡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且勛所論諸事影嚮恍惚而復設鎮守則其本意所注也勛交通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二年

九

內侍代之營求利他日重貽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爲太平極治耶陛下革鎮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獨以宦官爲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爲何如主

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率
邀厚賄致此輩培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
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
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三千金
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
悉數舉朝莫不歎息而無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
比周積威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兇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
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於陛下陛下亦安得而盡悉之乎蓋嵩
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
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
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九年

三

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莫不假事託人陰中之於
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陽陳璫御史謝瑜童漢臣輩于時
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外患自無
不甯矣

嵩本邪詔之徒寡廉鮮恥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罔不怨
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
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嵩負國之罪一也任私人萬宥爲考功郎
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
得爲國家用此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
輦載珍寶不可計數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
爲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罪三也廣布良
田遍於江西數郡又於府第之後積石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
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一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畜家奴
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
敢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一年

三

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於陛下此
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
甚致民俗歌謠遍於京師達於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
早亡嵩尙恬不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爲乾兒義子至
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
爪牙助其虐縱致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夫
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
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將
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剋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
奈何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
寔有出於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
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

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臣見數年以來凡論嵩者不死於廷杖則
役於邊塞臣亦有身家寧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撻權相之鋒
哉誠念世受國恩不忍見祖宗天下壞於賊嵩之手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一年

三

三十一

劾嚴效忠冒功疏

嘉靖三十一年

武選
郎中周

覲 資縣

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
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遣效忠報捷
授錦衣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鶴言兄效忠會斬首七級并功加賞
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鶴請代職臣心疑其偽方將覈
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創一藁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藁率
誕謾舛戾請得一一折之如效忠會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
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鶴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
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
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驍勇
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討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
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鶴代職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一年

三

八

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
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官奉
行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鶴亦非效忠親弟
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賈而非有纘毫實蹟也必進既嵩鄉曲
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
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唯咨
送軍門而且詭託名姓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輩何怪
其效尤耶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
廷有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

臣伏見日食元日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矣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鉅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路輻輳於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旨邊臣失事牽股削軍資納賂高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逆誅至宗藩勳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諡其遲速子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徂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白以子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旨取裁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二年

雷

1011

而已諸司奏稿竝承命於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誅而嵩得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讐陛下豈誠以嵩爲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斂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頃自庚戌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

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培克爲務以營經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承德於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甯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秉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於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寇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二年

三

川川

諫開馬市疏 嘉靖三十二年

兵部楊繼盛 容城

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允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貪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餼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攝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而內修甲兵此一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二年

美

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眾乎能信不給者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陛下宜奮獨斷發明詔選將鍊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藁街

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無丞相行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五年

七

議而成之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步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洊統後府巡按黃如桂亦驟亞大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囚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禽哈明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誣以况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引

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脣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尙書丁汝襲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襲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襲臨死大呼曰嵩悞我是悞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請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銜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賸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指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尙貪嵩好諛天下皆尙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姦知左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五年

五

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鷹犬也畏厥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也畏科道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饈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奴隸也利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輩亦可懼也今于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

下之臣工皆賊嵩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也而忍百萬蒼生
陷於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
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五年

三

一三十一

竊見大學士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爲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犬馬尙知報主乃嵩則不然臣試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國家所恃爲屏翰者邊鎮也自嵩輔政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卽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卽被超遷託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蔭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盡廢壞矣戶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耗弱矣邊防旣隳邊儲旣虛招權罔利獸明臣忝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二年

三

人川文

櫻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成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夫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之淵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搯腕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斥讒以快眾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

劾嚴嵩疏 嘉靖三十七年

刑科給 吳時來 仙居 事中

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債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駿軍實餽
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餽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
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荅章奏世蕃因招權
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
萬宋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
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
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
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利虛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
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張澄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
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
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七年

三

勞邊事終不可爲也

嵩稔惡誤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尙爲優容令自省改而嵩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臣竊痛之今邊疆督撫將帥欲得士卒死力必資財用今諸邊軍饑歲費百萬強半賂嵩遂令軍士饑疲寇賊深入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持選簿就嵩填註文選郎萬寀職方郎方祥甘聽指使不異卒隸都門諺語至以文武管家目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侍郎劉伯躍以採木行部擅斂民財及郡縣贓罪輦輸嵩家前後不絕其他有司破冒攘斂入獻於嵩者更不可數計嵩家私藏富於公帑此其壺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以罪放逐嵩沒其囊橐巨萬而令人護送南還恐喝州縣私役民夫致道路驛騷公私煩費此其黨罪人之罪四也天下藩臬諸司歲時問遺動以干計勢不得不用不捨剋小民民財日殫嵩貲日積於是水陸舟車載還其家月無虛日此其騷驛傳之罪五也嵩久握重權炙手可熱干進無恥之徒附羶逐穢麇集其門致士風日偷官箴日喪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嵩以蔽欺行其專權生死子奪惟意所爲而世蕃又以無賴之子竊威助惡父子肆凶中外飲憤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陛下誠不惜嚴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死以謝權奸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七年

三

八八

劾嚴世蕃疏

嘉靖三十七年

御史

鄒應龍長安

工部侍郎嚴世蕃憑籍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要價轉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賦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鶴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鄉里又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鶴扶襯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豔姬恆舞酣歌人紀滅絕至鶴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爲奇貨所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七年

三

至驛騷要索百端諸司承奉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培克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膏脂寒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以清政本

劾嚴世蕃疏

嘉靖四十二年

御史林

潤甫田

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誑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恟懼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四十二年

三

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了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甯四海治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甯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荆甯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邇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三年

壹

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甯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糜糧賞不訾恐難持久併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使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入者守邊之事

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宏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盡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宏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孰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眾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尙艱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眾出塞亦必數萬眾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五年

三

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整六萬眾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拽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及彼強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眾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日搗巢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修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已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自其四時駐牧地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日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實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

十萬眾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輪邊
自邊輪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
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
非常愚所不解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五年

三

文一三

議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五年

三邊
總督會

銑江都

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矣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會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葦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橐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二十五年

三

川上

請經略潮河居庸等關隘疏

嘉靖

兵部左
侍郎 范
鏞 瀋陽

請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爲外屏濬濠設橋以防衝突川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戍兵番直守要害又薊鎮五里塚划車開連口募田谷等地宜設墩臺惡谷紅生谷香鑪石等地宜斬崖塹居庸關外諸口在宣府爲內地居庸則爲邊藩宜救東中路文武臣修築加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副將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設橫領守備塞懷來路增置新軍二千餘人資團練他如紫荆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請於紫荆之桑谷倒馬之中塞關峪龍泉之陡石嶺諸要害創築城垣增設敵樓營舍薊州所轄燕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修築未竟者括有司贖鍰竣之而浮圖峪插箭嶺尤爲紫荆倒馬二關衝移參將分駐石門杜家莊俾保定總兵駐紫荆薊遼懸絕千里移建昌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三

又曰

營遊擊於山海關三屯等營缺軍應速募馬不足者補入其常戍之兵介冑不備量給鎧仗番上者悉予行糧毋俾荷戈枵腹益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木嶺擦崖子皆所急也宜救撫鎮督諸將領分各營士馬兼側近按伏之兵迭爲戰守

沿海制倭疏

嘉靖

漕運
總督鄭

曉
海鹽

武健才謂之徒困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略數年猶未又安乃招漁丁島人鹽徒蛋戶籍爲水軍三萬餘人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沒倏忽千里倭恃華人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

明巨奏議

卷之六

嘉靖

罕

一之八

去秋俺答掠興嵐卽傳箭徵兵剋期深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賂遣令勿侵已分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賄之宜亟實重典以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漢北爲寇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廩祿使得收召猛士畜養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謀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者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爲之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刺遺種子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起承具敝坐收全勝矣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三十年

聖

XOL

釐冗費疏 嘉靖

兵科給事中 劉體乾 東安

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
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
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
功陞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廕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
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敕諸曹清
革冗濫減俸將不貲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
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
額止脉內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沒狼藉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
盜尤多宜著爲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費旣革
國計自裕舍是而督通增賦是揚湯止沸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望

中

諫採珠寶疏

嘉靖

御史詹仰庇 安溪

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啟彌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况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置乎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皇

一八

諫待中宮疏

嘉靖

御史詹仰庇

安溪

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
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
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
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
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器

一日八

內官監歲入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塲私家過歸朝乞乞備覈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鞞輶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困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星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
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王
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
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
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
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
遐舉可得一念修真竭民膏脂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
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
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
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
天下爲何如乎過者嚴高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豈罷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四十五年

吳

之後猶尙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
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
醮相牽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
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
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餽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
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足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
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
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小臣
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
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多矣

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脩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謔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四十五年

學

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甯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曰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儼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入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千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邑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鎮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內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眾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六

嘉靖

哭

明七十一

請復海運疏

隆慶元年

王宗沐

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眾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浮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使於此者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元年

四

論徵收丁糧疏

隆慶元年

戶部
尚書
葛守禮
德平

畿輔山東流移日眾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饒瘠正供尙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因此所謂奸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夤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變爲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爲一是爲挪移者誼也願勅所司酌復舊規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元年

七

1181

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眾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二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政尙嚴而燕趙士素驕蹶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總兵恭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邊之邊外人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旣練遣還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元年

三

四

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未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遊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刑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五

八八二

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事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謂三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藪森鬱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二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二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

不勝至願

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已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殫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效六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宮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眾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五

日明士氣可振入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敕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頽惰之風九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待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

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人陛下臨御三禩矣會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宴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陞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閤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官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眾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毋爲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毋爲嬖昵之所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五

八〇

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罄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詹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

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榮感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竝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

見於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援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鬧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臺

官之短誰爲指之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之人進則忠直之士遠卽有關失就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不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純厚之俗

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清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觀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慎儉德陛下祠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盡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已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旣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其效忠矣五用忠直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爲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渺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美

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厯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絀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卽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卽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塗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任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畜安得不匱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擢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爲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壯快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七

1011

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輪贖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令怯者與邊兵同其勤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關其部伍號今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觀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買粟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費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之銀積於豪石者愈厚行於

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讐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有民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奏

以繫其身聚骨月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耳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豪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卽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日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儉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人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則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

而贊五穀伏惟聖明垂意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陸陸慶

堯

卅川

建議通漕疏

隆慶

蒞遼 總督 劉應節 維縣

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舊昌平運額共十八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賴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聞通倉粟多紅朽若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本

一八三



國初設立大甯薊門猶稱內地既大甯內徙三衛反覆一切防禦之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倉卒召外兵疲於奔命又半孱弱於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游食之徒饑聚飽颺請清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穉又未必安於其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利制兵非三十萬不可今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千今薊昌地兼二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何以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甯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鎮亦目前苟安之計今皆不然徵兵如奕棋請

明臣奏議

卷之六

隆慶

空

餉如乞糶操練如搏沙教戰如談虎邊長兵寡掣襟肘見今爲不得已之計姑勾新軍補主兵舊額十一萬與人衛客兵分番休息庶軍不告勞稍定邊計

